



稻田里的楠舍，如水般柔韧

【文/冷梅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

山水田园，近在咫尺

“近涧涓密石，远山映疏木”，南朝诗人谢灵运担任永嘉太守时，在楠溪江边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。而如今，楠溪江边的泰石村竟然隐匿着这样一处田园秘境，怕是许多人无从想见的。

这是一栋名叫“悦庭楠舍”的田园小屋，被竹子和绿植包裹着，与楠溪江这幅山水长卷浑然一体。楠舍的屋前是一片幽兰的泳池，栈道尽头径直伸向金黄色的稻田深处，背后是层峦起伏的葱翠山岭，这里是设计师吕鲲鹏与太太苗苗安顿在楠溪江畔的理想生活居所。

身为商业建筑设计师的吕鲲鹏，一个正宗的东北硬汉，多年在温州打拼，与太太苗苗相识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“温州女婿”。一对璧人，爱旅行，更爱生活，他们割舍不下楠溪江的“耕读文化”，对谢灵运笔下古朴自然的山水田园如痴如醉。

悦庭楠舍的设计初衷源于吕鲲鹏和太太的一次清迈旅行。在那里满眼尽是田园风光，度假村就藏在田园深处，很慵懒，却又异常精致。金黄色的稻田铺满田野，客人们骑着摩托车在田头穿行，走走停停。“那里的酒店体量很小，但是与自然妥帖地结合，相得益彰。”回到温州，吕鲲鹏动了念想，楠溪江的美景绝不输给清迈半步，甚至有过之而不及。

设计之初，吕鲲鹏先描摹了一种生活状态：田园秘境，享受慵懒的慢生活。而在南朝诗人谢灵运笔下，就是“清旦索幽异，放舟越垧郊”的山水长卷。楠溪江还是“耕读文化”的发源地，远离喧嚣、寄情山水、陶情冶性的耕读生活也是都市人返璞归真的精神寄托。“我们向往田园生活，希望周围被自然美景包围，最好乡村里还有个大泳池，属于自己的泳池，虽然不经常游泳，光看看蓝色，心情也豁然开朗。”

建成后的楠舍果然有一片偌大蔚蓝的泳池，而两处VILLA别墅，房间内还自带私人泳池。“70后、80后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儿时的回忆。而对于85后、90后来说，什么样的乡村生活可以更吸引到他们？”吕鲲鹏动足了脑筋。这个理想家园更类似于现在时髦的“野奢酒店”。无边泳池、露天电影、月夜篝火、池畔吧台，都市人能想到的时髦玩法，在田头里另类呈现。

正值秋季，稻田收割，就在金黄色的稻草边长桌设宴，来一次高大上的欧式晚宴；炎炎夏日，草长莺飞，无边泳池的烂漫婚礼，配合吧台上的民谣吉他，唱出了年轻人自由激荡的灵魂。吕鲲鹏骨子里流淌着“浪漫”的血液，他和太太写就的爱情童话，也把浪漫的因子肆意播撒到来到这里的客人身上。

与自然无缝衔接

吕鲲鹏通过1:1的公共空间和房间比例来舒朗整个布局，让楠舍与自然无缝衔接。

当你站在通向稻田的木栈道上，回头望向群山掩映的楠舍，被竹子、树木、花草围绕的楠舍，从外观上并不出挑，甚至说有些不起眼，就感觉它和自然山水从不是割裂的。也许，它更符合吕鲲鹏自然主义的设计理念。

因为过于贴近自然，以至于常常有客人都到楠舍大门口了，却不识庐山真面目。楠舍的外立面并不起眼，被竹子和白墙包围，没有任何“惊艳”之色。管家有时会建议：“是否可以换一个更醒目气派的招牌？”吕鲲鹏不应允。他喜欢这种先抑后扬，喜欢楠舍于不精心中带给人的惊艳。“它不需要高大上的仰视，只需要平和的直视。”

楠舍的庭院手法，植物栽培更加随意。许多可爱的绿植被种在残瓦破罐里、枯木里，不经意间成为自然里的一草一木，人们欣喜地感受自然天地之意，进而又把绿意收进视野之内。楠舍所在的建筑原本是一座被弃用的休养院，修养院里原来的亭子、假山、灌木、围栏，繁复的累赘统统拆除。吕鲲鹏让房间里看到的视野自然打开，屏蔽那些人造风景，而让远山、竹林、稻田那些真正的自然成为推窗望去的“风景”。

拙朴型·淡泊心

与其说楠舍是“设计酒店”，还不如说是“再生酒店”。设计师把回收来的楼板石、房基石、枕木、老房梁等，找当地的老工匠，手工一点点打造，耗时两年建造完成。这些常见的材料如何更好地归纳？吕鲲鹏更倾向于简约主义，裸露的红砖、素水泥地面、可再生的竹子、老木料、楠溪江的鹅卵石，没有过度装潢的白墙，还建筑于原有的质感。

